薇薇安的日記 — 2015 年 3 月

現在我們知道壟斷資本主義既是種種環境與金融問題的原因，也是結果，但事實上很多人（其中包含被我稱之為殘餘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那些左派份子）並不知道什麼是資本主義，因此我決定來談談這件事。我讀了共產主義宣言，以及伯特蘭·羅素所著「自由與組織」一書中關於馬克思的章節，整理了我對這議題的想法，寫了一篇文章。（譯注：這篇文章也發表在氣候革命網站上。）

YOU HAVE NOTHING TO LOSE BUT YOUR CHAINS

除了繫於身上的枷鎖外，沒有什麼可以失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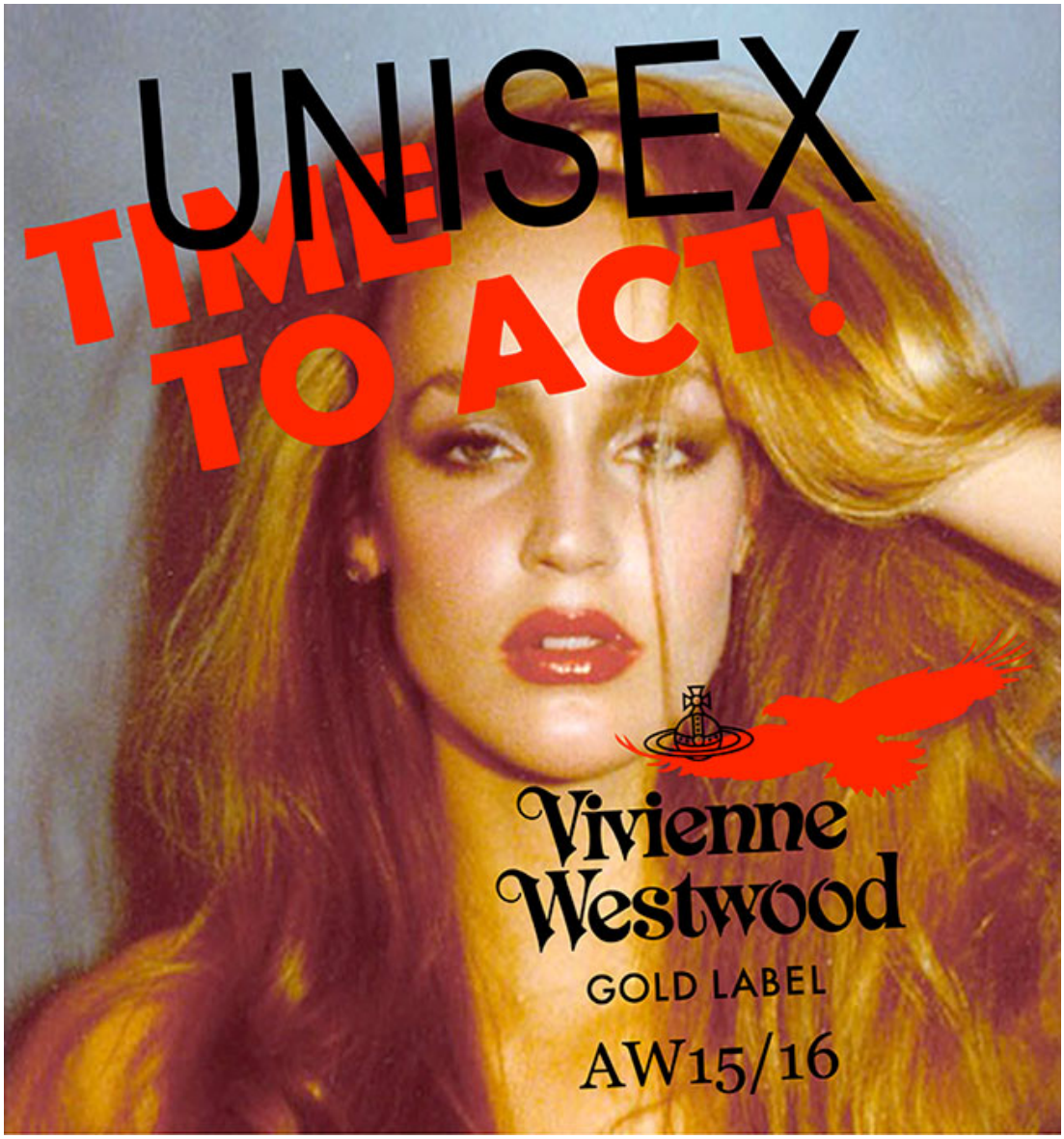
3月3日，星期二：我安排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去拜訪朱利安。我希望能更常和他見面，但也知道他很忙。每個禮拜有一兩次，班會帶給他知佳做的美味日本餐（素食`有機）。他也會帶一些同樣的菜色到辦公室作為我的午餐，所以我知道這些餐很好吃。

朱利安認為我與氣候革命支持綠黨是一件好事。他說公開辯論遠比選舉更為重要。朱利安說，反對由主要政黨主政的勢力如海潮一般地增長，所以如果綠黨身為反對勢力的一員，能將這樣的辯論帶入國會，是一件好事。朱利安對蘇格蘭民族黨感到很興奮。我答說：如果他們能把整個情況由災難中平衡過來，當然值得興奮。

所以在英國的人們能做些什麼呢？你可以把票投給綠黨，也可以貢獻自己的一份力，成為社群網路的這股力量的一部分，透過社群網路，

人們可以獲取真正的事實`形成真正的意見，讓謊言窒息。你可以參加遊行示威活動，以「停止水力壓裂」
這個議題為開端，充實自己，多和其他人交流。

我們（尤其是辛西亞），一直與非政府組織的夥伴們合作，安排「採取行動，就在此刻」
的遊行活動。我們為倫敦的遊行設計了海報，也為在巴黎的金色標籤秀設計了一款T恤。在倫敦遊行舉行的同時，我們的模特兒們也在巴黎的伸展台走秀，我將由巴黎對遊行現場傳送一段影音訊息。



印在我們的方形T恤上，呈現美之巔峰的潔莉·霍爾

3月4日，星期三：搭歐洲之星到巴黎，為我們的金色標籤秀作準備。（保守黨才剛在他們一場官商勾結的交易中把歐洲之星賤價出售給壟斷企業）。

獨立報的亞歷山大·富里問安德瑞亞和我，他想知道我們是如何一起工作的。我在這裡附上我們問答內容及獨立報專訪的連結，這會讓你們對於安德瑞亞和我最近這幾週以來所做的事，以及我們是如何建構出這個系列的設計...等問題，有一些概略的認識。

在巴黎的展室間我們遇到正忙著選角的莎賓娜，她是個了不起的造型師（在嚐試過所有的可能性之前，她是不會輕易點頭的）；對於走秀的事務她幫了很多忙，我們能把許多事交代給她。大部分服裝幾乎都送到了，這將為整體準備工作帶來極大的差別。當衣服晚到的的時候，表示我們在秀開場之前得徹夜不眠地工作，但那種情形將不會在這

場秀發生。

3月7日，星期六：（來自德國的）哈特男孩樂團現場演出我們走秀的背景音樂，這個系列別有特色！中性：採用來自哈德斯菲爾得的布料及薩佛街縫製法，同尺寸的西裝，既適合女人穿（在短上衣肩頭的部分扣上墊肩），也適合模特尺寸的男人穿（過短的袖子及短褲，很酷！）同一件禮服，不論男女都能穿。他們看起來像是女王/國王。我喜歡臉妝的主意：皺眉妝。帕茲跟馬庫斯扮演新娘與新郎。

李波，薇薇安（以我名字命名的16歲瑞士模特兒），安德瑞亞

格溫多蘭·克里斯蒂也擔任我們的模特兒，秀結束之後，我們和格溫多蘭、李波以及于爾根·特勒一起拍攝了廣告宣傳用的照片。大家都很滿意完成的作品！

晚餐時我想和我的朋友們談話，尤其是帕茲和馬庫斯，但他們非常體貼有禮貌，並沒有中斷我和格溫多蘭熱烈的對話，讓我們盡情地談論着莎士比亞。

3月9日，星期一：我年輕的法國朋友蓋兒曾經是我們的試衣模特，她現在是一位演員。我和她以及她的演員朋友瑪麗見面，一起討論我的一個想法：一場2個女人的秀，將命名為「初學者的文化入門」。當她們開始讓這個秀成型的時候，我會告訴你們它運作的方式。我現在提到這的原因是因為我很喜愛蓋兒和剛認識的瑪麗（她帶來一股有力量且聰敏的能量）。

蓋兒·馬隆德亨納

3月10日，星期二：我很開心能趁著我們在法國的這段時間，多和一兩位朋友見面，除此之外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們必須縮短原本安排好在法國的小假期。最近我們開始和在亞洲工作的員工討論品質與數量之間的權衡（Q v
Q)，在其中一位主管回日本之前，我們必須持續進行這個討論，而下一個會議是在星期五，我們要回英格蘭開會。

我們來到里昂火車站。穿越法國的旅行對我而言是多麼地浪漫呀。我所受的英式教育和法國的歷史文化是如此緊密相繫。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在庇里牛斯山腳下，位於卡爾卡松，接近西班牙邊界的佩皮尼昂。在將要抵達目的地的時候，火車也停靠得更為頻繁，站名大約是從尼姆到蒙彼利埃之間。我們經過的地方靠海，沿著海岸分佈着池塘，也能見到佛朗明哥鳥的蹤跡。泰瑟開著一臺出租車，在納博訥接我們。我們要住的地方是她媽媽在帕登的一間小房子
。這是個有點偏僻的地方，沒有商店，每星期當一臺廂型車載着農產品來出售的時候，村長辦公室會用揚聲器大聲廣播着，通知大家採購

的機會又來了。

我們完全愛上這個地方。房子的陳設很簡單，旁邊有一條小路穿過陡峭的山坡，通到帕登城堡，我們在這小路邊揀拾柴火和樹枝。泰瑟燒了飯，還為我們準備了個可以放在被窩裡的熱水袋。

3月11日，星期三：天空呈現着耀眼的藍色。我們在這待的期間，只有今天是完整的一天，我們決定去**佩雷佩爾蒂斯城堡**。這是我所見過最具有戲劇性的城堡，建造鑲嵌在升起於山丘之上`如同山之冠冕的

石灰岩露頭岩塊之間，座落於法國與西班牙蜿蜒的邊界上。

從路的入口望去，很難辨視出岩塊的終點以及城堡的起點

我以前從未見過這樣的石灰岩地形，它們的位置處於遠方白雪覆蓋的山脈之山麓，長滿灌叢般常綠樹林（可能是許多不同種類的橡樹）。在這裡，河流沖撞著岩石蜿蜒曲折而下，你可以在深潭裡潛水和游泳。還有層疊的小瀑布，到了夏天許多人會在這裡聚集，在岩石上野餐談天，如此待上一整天。泰瑟和她的家人每年夏天都會來這裡。嬉皮們喜歡住在這兒，這裡有販賣美酒的有機農產品市集，還有葡萄藤及開花的杏仁樹點綴在地景之間。

安（泰瑟的鄰居）告訴我們羅馬人的足跡曾到過這兒（古代的部族總喜歡住在靠近水源的地方）。我印象中羅馬人在這開採了錫礦，但不記得他們是不是還開採了其它礦物。在羅馬人之前，那些以狩獵採集維生的人類又是如何生存下來的呢？他們一定知道許多我們所不知的知識。眼前這古老地景帶給我一種新奇的感受，激發我去思考這樣的問題：不論是在哪兒，遠古人類是如何求取生存的呢？至少在這兒有野豬，我們還在溪流的一段，看到成打的大青蛙在水裡游著或成對地交配着。

3月12日，星期四：在去機場的路上，我們經過了一個指標，所指的地點是一個尼安德塔人的洞穴。因為沒有時間，我們不能去。在智人（譯注：現代人類的學名）於4萬5千年前來到歐洲之前，尼安德塔人已經在這裡生活了20萬年，但智人抵達後的5千年之間，他們逐漸消失。根據推論，我們（智人）比起他們，在取得食物上更為聰明。最近發現了一些狗的骨頭，存在的時間可以追溯到3萬年前。牠們的結構和狼很接近，只是口鼻的部分短了一些，這顯示我們的祖先可能馴服了狼，並將他們育種成為今日所知的狗類 —
如果我們和狗一起狩獵長毛象，對牠們而言可是致命的威脅。

國家地理雜誌今年一月號有一篇有趣的文章，發現原始人類的藝術形

So how do we explain these apparently sporadic flare-ups of creativity? One hypothesis is that the cause was not a new kind of person but a greater density of people, with spikes in population sparking contact between groups, which accelerated the spread of innovative ideas from one mind to another, creating a kind of collective brain. Symbols would have helped cement this collective brain together. When populations again fell below critical mass, groups became isolated, leaving new ideas nowhere to go. What innovations had been established withered and died.

Such theories are difficult to prove—the past holds its secrets close.

式通常在一個地方持續一段時間之後就停止，之後從不曾再重覆。

那麼我們該如何解釋這些顯然是偶然迸發的創意？有這麼一項假說：原因不是一種新人類的出現，而是人口密度的提高。人口高峰期促成群體之間的接觸，進而加快了人與人之間創新想法的傳播，創造出一種集體智力。而符號有助於凝聚這種集體智慧。當人口再次降到臨界人數以下，群體就變得孤立，新思維也無處傳播。原本已經出現的創新事物於是跟著凋零消失。

這樣的理論很難證實。

Their beauty whip-saws your sense of time. One moment you are anchored in the present, observing coolly. The next you are seeing the paintings as if all other art—all civilization—has yet to exist.

它們的美徹底混淆了你的時間感。這一刻你還身處當下，冷靜地觀察。下一刻當你看著這些畫作，又彷彿其他所有藝術——所有文明——都尚未誕生。

3月18日，星期三：國際特赦組織為了製作一部關於社會活動家的影片來採訪我。我記得一個（我想大約18或20歲的）年輕女孩瑞秋·柯利，她旅行到巴勒斯坦去，加入一個試圖阻止以色列人扣押阿拉伯人土地的團體，她寫下關於這個經驗的日記，而這日記後來被改編為一

部我看過的戲劇表演。日記以
「我叫瑞秋·柯利」起頭。她待在巴勒斯坦的時間只有2到3週，一天她站在一部不斷向她駛進的以色列推土機前，而這推土機奪走了她的生命。（瑞秋·柯利的日記 — 讓我獨立於此）

3月20日，星期五：安德瑞亞人在義大利，所以我把他的音樂會門票給了我兒子喬。鋼琴家艾夫根尼·紀新在巴比肯中心演出：他首先演奏了貝多芬的奏鳴曲，如此地快速而具有戲劇性，你剛剛好只能跟上他的節拍。貝多芬的聰明是有自覺的聰明，他的音樂聽來像是在炫耀，而且以自我重覆的方式來強調這一點。它有如變戲法般地呈現了維多莉亞時代穿著篷篷裙的淑女們帶著自覺性地欣賞鄉村景緻的畫面。接下來的曲目是普羅科菲耶夫。表演很棒，我希望還能再聽一遍。或許我不夠專注，也或許我不夠放鬆，我不清楚自己當時到底是處於哪一種情形，但我的確能感受到，這場表演具有偉大藝術完整的風采。中場之後是蕭邦的曲子，而這讓我完全忘我了。感覺就像是紀新擁有這些音樂，然後他把這些音樂給了你，傳達給你。此時我已經完完全全地放開了胸懷，然後接著的是李斯特，在狂喜之中，我們和紀新一同進入了永恆的境界。

艾夫根尼·紀新

3月21日，星期六：參加綠黨的會議。在四月份的日記中，我將告訴你們關於我和綠黨合作的所有一切經驗。

3月25日，星期三：藝術家計程車司機馬克來接我，他在他的計程車裡訪問我，訪問的影音內容也發佈在我們的網站上。他真的很關心世界上發生的一切，也如同我一般急切地想揭發那殘害著我們的犯罪政經結構。當我們互道再見的時候 —
天哪！他給了我一個最甜美的笑容。

3月26日，星期四：參加一場在聖瑪格麗特帕騰教堂舉行的晚會，教堂位於紀念碑站附近的伊斯特契普。我們的東道主是珍妮·提拉瑪尼，她和我的朋友珊蒂娜·利維立都很投入她們所從事的工作。兩位都是服裝歷史學家、研究者和策展人，她們發展、提倡並出版珍娜·阿

諾德的作品。我本人十分感謝珍娜·阿諾德，因為我在她書中的圖表發現了歷史服裝的剪裁方式。珊蒂娜是蕾絲的首席專家，而珍妮則是環球劇場的服裝設計師，她們設立了一間學校，稱為歷史服裝學院。今天的活動是學校舉辦的新書發表會，發表由艾倫及凡妮莎·霍普金斯所著的
「鞋」。我和凡妮莎以及負責書中照片與編排的艾倫談了一會兒。這本書的編排跟時下出版的任何一本書都不同。艾倫說：「當你僱用一位設計師，你的錢花在留白的地方。」這本書裡沒有留白的地方，但真正不同之處是在他所投入的愛。學校希望能找到一間房子，對大眾開放展示他們的歷史服裝資料庫。安德瑞亞和我鼓勵每個對時尚有興趣的人都去支持這個學校；這非常地重要，成功與否都取決於大眾的贊助。

THE SCHOOL OF HISTORICAL DRESS

一邊品酒，一邊聽著對雷恩式教堂建築之寶有著深厚熱情與知識的人演說，這是珍妮典型的風格，她經手的任何事物都是最精緻`最好的。終場的時候她問我有沒有什麼要說的，我只是向她表達了感謝之意，但安德瑞亞跳進來補充說，這本書是所有關於鞋子的著作裡最棒的一本。珍妮不想在亞馬遜網站上販售這本書，所以亞馬遜網站上說沒有這本書的現貨，但你們可以在學校的網站上訂購這本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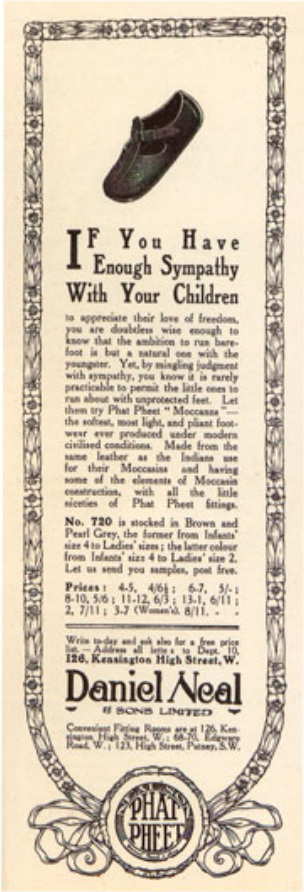
A pair of girl's black leather shoes, *c.*1900. HC.F–12.82–6
They have a double bar with two-button fastening and a ¾" stacked leather heel. The trim at the throat is missing.

A pair of child's brown leather sandals, 1910–1940. HC.F–0.103
They have flat heels and were made by Carleys Ltd., a shoemaking company in Leeds.

A pair of child's white suede sandals, 1910–1930. HC.F–0.106
They have ¼" stacked leather heels.

Gavin Gray, 1911.

Sylvia Cole as a bridesmaid, 1919.



IF You Have Enough Sympathy With Your Children

to appreciate their love of freedom, you are doubtless wise enough to know that the ambition to run barefoot is but a natural one with the youngster. Yet, by mingling judgment with sympathy, you know it is rarely practicable to permit the little ones to run about with unprotected feet. Let them try Phat Pheet "Moccasss"—the softest, most light, and pliant footwear ever produced under modern civilised conditions. Made from the same leather as the Indians use for their Moccasins and having some of the elements of Moccasin construction, with all the little niceties of Phat Pheet fittings.

No. 720 is stocked in Brown and Pearl Grey, the former from Infants' size 4 to Ladies' sizes; the latter colour from Infants' size 4 to Ladies' size 2. Let us send you samples, post free.

Prices: 4-5, 4/6½; 6-7, 5/-; 8-10, 5/6; 11-12, 6/3; 13-1, 6/11; 2, 7/11; 3-7 (Women's) 8/11.

Write to-day and ask also for a free price list.—Address all letters to Dept. 10.
126, Kensington High Street, W.

Daniel Neal & SONS LIMITED

Convenient Fitting Rooms are at 126, Kensington High Street, W.; 66-70, Edgware Road, W.; 123, High Street, Putney, S.W.

PHAT PHEET

Advertisement in *Woman at Home*, 1912.

Daniel Neal was an established shoemaker by 1837, and in the 1870s his company developed the idea of children's shoes being made in the shape of children's feet instead of being miniature versions of adult shoes.